



吾道直秦，原野慷慨一脉
大江东去，沉非洲水余流



湘水浩澜 今犹在

《书屋》编辑部 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水波澜今犹在/《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1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7148-9

I. ①湘… II. ①书…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湖南省 IV. ①K820. 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7624号

湘水波澜今犹在

《书屋》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文华

责任校对: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com> <http://www.shou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18×1000 16开 印张: 19.75 字数: 2091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48-9

定价: 42.5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欸乃一声万舟轻

- 001 龚橙与魏源
007 我的高祖父曾国藩
013 湘学复兴导师邓湘皋
——《南村草堂诗抄》漫笔
027 天地《挺经》
032 盛名之下的《湘军志》

第二辑 湘水余波东引去

- 041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068 梁启超与“浏阳二杰”
075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092 “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
135 重读宋教仁
145 “好人”还是“好官”
——谭延闿诗歌世界中的温情与世情



第三辑 惟楚有材斯为盛

- 161 从名山之约到雪耻之盟
- 171 百年旧档付梨枣
- 178 儒家气象 吟客情怀
- 184 “夜门兀自无人闭”——杨树达先生晚年的困惑
- 197 杨树达与陈寅恪的交谊
- 213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 228 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
——读《达化斋日记》及其他
- 245 记马雍先生
- 249 长沙明德学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第四辑 活水源头本清洁

- 259 长者的风范
- 274 平常的沈从文
- 281 晨钟暮鼓八十年
- 288 潇湘地，湖南人，霸王茶
- 300 编后记

龚橙与魏源

可以说,我在编校《魏源全集》之前,对龚、魏世交不甚了解,对龚自珍的儿子龚橙更没有一个好印象。这主要是因为自晚清以来,稗传野史中有关龚橙的传闻,大多集中在他的狂诞和传奇事迹,如是否导引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以及是否曾“击木主”诋毁其父龚自珍之文等等,而很少见到有关他的学问文章之类的报道,似乎学界对龚橙一直没有一个较全面而公正的评价。随着对魏源著作及其著述活动的逐步深入调查了解,渐渐发现龚橙与魏源的关系相当密切。龚橙不仅如其父与魏源一样通经、研史,而且还治小学、精校勘,治金石碑刻,精通域外语文,兼容并包,学问相当广博渊深,因而颇受咸同学人郭嵩焘、赵烈文、谭献、王韬等人的推崇。

2002年,台湾学者车行健出版《诗本义析



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一书，不仅对龚橙所著《诗本谊》之《诗》义观及其对《诗》本义的实践做了深入探讨，而且还专设一章介绍了龚橙的著述与学术，并将这一章在“国学论坛”网刊出，使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龚橙这位学人的形象，使我更坚信了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对龚橙传说问题的“或曰”，《文集》之四十四（下）跋《龚孝拱书横额》云：“孝拱为定庵子，圆明园之役，有间谍嫌疑，久为士林唾骂。或曰并无其事，孝拱尝学英语，以此蒙谤耳。”

龚橙，字孝拱，号昌匏，后易名公襄，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卒于光绪四年冬（1878），年六十二。自曾祖父匏伯先生（讳敬身）中乾隆己丑进士，即“以科目起家，簪纓文史，称浙右族”。其祖父龚守正，是乾、嘉时期学术大师段玉裁的女婿，“从茂堂先生受小学训诂，以经学课子弟”，为学本大家。龚橙虽未能亲炙于段玉裁，但却曾受教于段氏弟子陈奂。陈奂以治《毛诗》名家，对龚橙治《诗经》就有较大的影响。其父龚自珍对龚橙的教诲更为直接，他的《己亥杂诗》中就载有指导其子龚橙治学做人的四首诗。

其中一首诗曰：

艰危门户要人持，孝出贫家谚有之；
葆尔心光淳罔在，皇天竺胙总无私。
虽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凭弱冠争；
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图籍移从肺腑家，而翁学本段金沙；
丹黄字字皆珍重，为裹青毡载一车。

诗中龚自珍勉励龚橙“多识前言蓄其德”、努力肩负朴学及学本段氏的告诫，字字珍重，几乎与当年段玉裁勉励龚自珍“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的话完全相似。龚橙受这样的家学熏陶，虽然在仕途上未能实现他父亲的期望，但在学术上毕竟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小学功底。

对此，与龚橙相知甚深的王韬还从另一个方面说出了龚橙学问渊博的缘由。他在咸丰十年二月三日的日记中说：“孝拱为暗斋方伯之孙，定庵先生之子，世族婣媯，家门鼎盛，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本。孝拱少时得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抄录，别为一本。以故孝拱于学无不窥，胸中渊博无际。”

龚橙比魏源小二十三岁，生于其祖父龚守正上海观察署中，后随其父宦游四方，居京师最久。其父龚自珍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二月首次参加北京恩科会试与魏源初相识的。他那次考试未中，于是留京师，开始从礼部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魏源虽比龚自珍小两岁，但早在嘉庆十九年就已师从刘逢禄。两人在刘逢禄处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并从此倾心相交，绵延数代。龚自珍于道光元年筮仕到内阁中书后，即在北京供职。那时的北京龚府，名流硕彦接迹来游，魏源更是长住客。据随父居京的龚橙回忆说：“曩在京师，非客不乐，厨人皆精选绝者，故龚家食品无不艳绝墨林。”他还清楚地记得，“道光己丑，大人官京师，寓上斜街，魏先生馆藏花厅左之宦，长夏笺诗一编，日仄不息”，以成《诗比兴笺》初稿的情景。

道光己丑即道光九年，那年龚橙十二岁。不意他这则写在《诗比兴



笺》刻本书衣上亲见魏先生馆他家“长夏笺诗”的跋语，后来正成了澄清《诗比兴笺》作者归属问题的一个佐证。因为这一跋语所言道光九年魏源笺诗的事实，一方面说明《诗比兴笺》确系魏源所作，全与该书署名者陈沆无涉（陈沆已于道光六年去世）；一方面正好与道光十年吴清鹏《简魏默深源孝廉》诗之注文“时默深取汉魏以来诗，作《诗微》一卷，乞余校定”之事前后相符契，从而佐证了李湖先生关于“《诗微》当即《诗比兴笺》初稿，而非《诗古微》”的说法，也为我们编《魏源全集》时补收《诗比兴笺》一书增加了事实依据。

龚橙与魏源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如龚橙与其好友赵烈文的信札中所说：“橙与魏氏文字世交，有逾骨肉。”实际上，龚自珍在世时，龚、魏两家子弟就都以伯叔兄弟相称，魏源的长子魏耆、次子昌耆和侄儿魏彦（字槃仲，亦龚橙、王韬好友）均称龚自珍为大伯，龚橙则称魏源为二叔，而且两位老人还互相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龚自珍先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龚橙于守制之次年初夏便抱着父亲的遗稿至扬州，请魏源编定并撰叙，叙末云：“君二子，长子橙，以文学世其家。”正由于魏源对龚橙的了解，所以他在咸丰二年高邮知州任上，曾致书寓居上海的龚橙，邀他到高邮州署来“佐撰诸书”。据龚橙为成都志古堂石印本《蒙雅》手书跋语自述，他遵嘱帮魏源“改定”了《蒙雅》这部仿《尔雅》而作的识字课本。而且，魏源那部仅三个月告成的二十卷《说文疑雅》，也可能是在龚橙这次来扬州的帮助下完成的。

咸丰四年（1854），魏源已六十一岁，辞职居兴化，“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其中道光二十年印行的《诗古微》二十卷本，距此已十四年了，魏源想修订为二十二卷本，于是将原本新刊刻后，又请龚橙来校读。

今复旦大学图书馆珍藏的这套刊本，全八册内均有龚橙的批校手迹，对我们这次编校《诗古微》一书，订正讹误，十分有益。这套书卷首的《诗古微》序后还夹有一张陈古生香的纸笺，满纸是魏源老年苍劲的字迹，落款为“咸丰五年臣魏源恭识”。据此识语中“凡得书二十有二卷”圈改为“凡得书二十卷”的手迹，知魏源原拟修订为二十二卷的想法并没有实现，或许是精力不济，或许是没有必要扩充（正文也恰好只有二十卷）。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魏源晚年完成的《元史新编》之初稿《元史稿》七十六卷，也是由龚橙校订的（存四卷，有陈垣跋）。元史中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非常复杂难辨，而龚橙早在居京时就“兼能满洲、蒙古字”，又曾“专好天竺梵书，朝夕讽诵”，所以请他来帮助校订《元史稿》是再合适不过了。

至于龚橙本人的学术，虽深受段、龚家学影响，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但若细探其学术之实质，则可明显发现，龚橙的经学立场与治学方向已有转向当时正方兴未艾的今文经学之迹象”，这无疑直接受其父与魏源今文经学影响的结果。龚橙论《诗》采用三家《诗》说，论《书》笃信今文家言，其经学论著多与魏源的著作相关，这在当时就已为人所注意。如与龚橙交好，同时又十分景仰魏源的谭献，就曾看出龚橙的《诗本谊》及《尚书写定本》“所言与邵阳魏氏《古微》二书相出入”。尤其是龚橙在北京完稿于道光二十年的《诗本谊》一书，是他以探寻《诗经》本义为主要目标的《诗经》学专著，其序中提出的多重《诗》义观，就几乎是在魏源《诗古微》的论点基础上推衍而成的。魏源的《诗古微》二卷本是道光四年初刻、道光九年重印的，其卷之上《毛诗明义一》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心，而又有赋《诗》、引《诗》者



之心焉。”而龚橙《诗本谊序》说：“有作《诗》之谊，有读《诗》之谊，有太师采《诗》瞽矇讽诵之谊，有周公用为乐章之谊，有孔子定《诗》建始之谊，有赋《诗》引《诗》节取章句之谊，有赋《诗》寄托之谊，有引《诗》以就已说之谊。”两相对照，不难看出龚、魏二人《诗》义观的因承关系，而只是龚橙在魏源的基础上说得更为全面，“更为精到”。

(夏剑钦文，原载《书屋》2007年第8期)

我的高祖父曾国藩

近几年来，湖南出版界出版了不少我高祖父的著作，十分感谢。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依靠史料，我没掌握史料，不敢妄言，只是不断听人说高祖父教子有方，我想说明一下，这不全是高祖父的功劳。

高祖父一生转战南北，为官四方，哪有时间闭门教育子孙后代。靠几封家书能顶用么？能约束子孙不出纨绔子弟么？后来曾家之所以书香飘数代，代代出人才，他的二媳妇郭夫人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曾文正有两个儿子，伯太公纪泽（字惠敏）袭了爵，从事外交，与沙俄签署了伊犁条约，写过西行漫记。太公纪鸿身体不好，不喜欢八股文，而喜欢数学，圆周率演算到五百多位，还发明了什么公式，手稿现存湖南省文史馆，是一位公认的数学



家。我在他的藏书中还见过不少占卜、星相、气功的书，可见阅读之广，考了几次，不能入闱。三十多岁就因肺结核死了。如果高祖父凭着权势，和考官打个招呼，太公就用不着这样拼命去读八股了。

太婆郭大夫人有学问，她是湖北翰林郭沛霖公之女，陪嫁的书籍就装了两个房间，她把高祖父的原则性指示，一一落实到家中。她自号艺芳老人，此号谐音于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她有七个儿子，十七个孙子。虽不敢说个个都是谢家之宝树，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倒是不假。后来我姑母曾宝荪女士创办艺芳女子中学，校名就是纪念太婆的辛劳。

太公纪鸿谢世之后，太婆闭门教子，我祖父名广钧（字重伯）是她的大儿子，十几岁入闱，二十岁参加殿试，钦点翰林，成了天子门生。完成了太公未竟之志。祖父广钧是近代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他不善官场游戏，放任广州，见了抚台大人拱手不拜，掏出名片一尺二寸长，为上司所不悦。他不久拂袖回北京，当个编修，为朝廷修史，是个闲差。戊戌政变前与康、梁友善，他们酬唱之作早已出版过。戊戌政变时祖父广钧因事回湘已三月，未受牵连。太婆却在北京，她头脑冷静，遇事不慌，命家人速去湖南会馆，烧了会馆的会客登记本，抢在慈禧之先。要不是太婆精明，戊戌殉难的君子就不会只有七位。祖父广钧逃了这一劫，更不常去北京。他在长沙的时间居多，是老字号饭店的常客。他吃饭不用付钱，一首诗或一幅对联就够应付一年半载的了。记得他写给玉楼东酒家老板的诗是这样的，“车如流水马如龙，只为朝朝腹里空，麻辣仔鸡汤泡肚，人人齐上玉楼东”。广钧的维新思想也表现在家中，女儿不缠足，不包办婚姻，儿女都进洋学堂。他的大女儿曾宝荪女士，十几岁就去了伦敦，是剑桥大学第一个亚州

女硕士。回国后在长沙小吴门的局关祠处购地一块，办起了艺芳女中，桃李满天下。当时与毗邻的船山学社常有地皮纠纷。船山学社是纪念明末大儒王船山先生的。船山先生不肯做清朝的官，闭门治学，著作及藏书极丰。乾隆修四库全书就参考了船山先生家中“借”来的一些资料。清朝文字狱盛行，对出版物控制很严，谁敢出版船山先生的著作？高祖父凭着自己显赫的地位，大量编辑出版了船山先生的著作，多处兴修船山学社，船山纪念馆等，清廷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部分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

高祖父为官廉洁，不论在北京还是长沙，均无房屋，只是晚年在湘乡起了一幢屋，叫曾富厚堂。比起其他湘军将领的房屋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曾家人丁不多，又都在外自食其力，平时并无人住。抗战时我随父母回老家，房间里长了青草，有黄鼠狼出没。老家的建筑就像放大的四合院，雕梁画栋，上面装饰着很多四个爪的龙，状如凤爪。这是清朝的规矩，汉人是“生不封公，死不封王”，公爵家的龙只能有四个爪，以区别皇室成员，正厅上悬挂着高祖父自书的字匾。匾的左上角有小字注解：“读书以训诂为本，做诗以声韵为本，事父母以得欢心为本，做人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养生以制怒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带兵以不扰民为本。”家中的管理制度一律按老规矩办。平时不能赌博，过年却可以开赌十五天。一般是男女佣人自行设局开赌，主人不管。曾氏各房也设赌，赌的是诗宝，如今看不到这种赌局了。举例说，春风又绿江南岸，就可以设赌，把绿字隐去，下面写1、过、2、暖、3、绿、4、拂、5、吻，请参赌者押一个字。每一个字放进诗里都很通顺，要猜原诗用的是什么字，并不容易。正月初八要宴请农民，开席二十几桌。大大的四方桌子，每桌六人，空着一方上菜。那一天，我必须穿得干干净净，由老家人带着，到每桌的空方作



一个揖,重复老家人教我说的吉利话,敬酒一口,代替长辈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劳。每人还发一块油布,吃不完的菜让大家带回家。

高祖父镇压太平天国,历史已有评说。当时他在湘乡办团练,不到两百人。统领鲍超,原为轿夫,目不识丁,武器只有梭标,而太平天国已是数十万人马了。高祖父却发檄起兵,也真够勇敢的。后来累战累败,累败累战,终于成功,真够坚毅的。赐爵毅勇侯。他与叔高祖国荃(忠襄公)将洪秀全团团围困于南京,两兄弟商议,要叫小弟弟国华来南京占这一份功劳,也好捞个一官半职。叔高祖国华太年轻,十九岁就来到南京城下。他太不知营务,其实只要坐在中军帐内,天天抽烟喝茶,就可以了。反正一切失误归鲍超,一切功劳归自己。而他却认为凡为将者,必身先士卒,亲自带了一队人强行攻城,口含利刃,硬爬上了城墙。展开了巷战。太平军大惊,调兵堵截,后续部队不能登城,把先登者全部包了饺子,二十多人被俘,叔高祖也在其中。这对太平军是天赐良机。当时如果洪秀全头脑冷静,将叔高祖作人质,湘军看在孝悌的分上,也不敢强攻。再派一舌辩之士去说曾氏兄弟,说明太平天国虽是湘军的敌人,也是湘军赖以存在的基础,如天朝灭亡,曾氏兄弟的脑袋也岌岌可危。这样,至少可以缓缓兵,等待石达开回兵救援。洪秀全不冷静,将被俘湘军全杀了头,将曾国华点了天灯。鲍超得知,飞马到镇江,闯进房内,跪地不起。高祖父闻讯大恻。叔高祖国荃拔剑而起,足踢鲍超,大声令人备马。高祖父连忙制止,并留鲍超于客室,三人商量了一通宵。第二天,忠襄公便与鲍超来到南京城下;准备强攻。

江苏的晨雾很大,两年前英王陈玉成利用大雾埋伏,大破湘军於镇江,名将李宜宾退到北固山,就在甘露寺后跳进长江。曾几何时,湘军却

来利用大雾了。天还没有亮，湘军已饱餐，披挂整齐，待命出发。十几名壮士身背炸药，每人饮了一杯壮行酒，消失在大雾之中。鲍超手握军刀，虎视前方，如同木雕。擂鼓手紧握大槌，等候爆炸声。不一会，雾中火光一闪，轰隆一声，恍若天崩地塌。湘军齐声呐喊，鼓声大震，第一队士兵冲向大雾，直扑硝烟弥漫之处。冲到近处，见城墙果已炸开，缺口呈圆形，有圆桌面那么大。湘军冲进了缺口，洪秀全服毒自尽，天朝灭亡。

这时，湘军雄师二十万，上将百员，虎踞长江，大有挥戈北指，逐鹿中原之意。军中将士，斗志正旺，纷纷欲驱满兴汉，立湘乡人为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帅为何举棋不定？兵贵神速呀！高祖父身居冀王府，闭门谢客。他在思考。

清兵虽无甚战斗力，人数仍不少，他们必然联合李鸿章的淮军。淮军可不是一个容易剃的头，会有几场硬仗要打。战争不能速战速决，旷日持久，又会如何？何况江南之地，连年战火，田园寥落，骨肉流离。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圣人说，“维民所止”。

某天上午，李续宾将军求见。他是湘乡杨家滩人，李宜宾将军之弟。五短身材，慈眉善目，不苟言笑。他呈上一个密封的条陈，拆开只有一张纸条，上面恭恭敬敬写了六个字，“请听蒯通之言”。蒯通是韩信的谋士，曾劝韩信反汉王。他说：“相君之面，位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韩信不听，结果被杀于未央宫。临刑前大叫，“悔不听蒯通之言”。高祖父读了李续宾的条陈，一声不吭，把纸条放进口里，硬吞下去了，端茶送客。李将军一反常态，用长长的旱烟袋击地，大声说：“大帅，你要找一块葬身之地呀”！

高祖父的葬身之地在长沙附近的坪塘。他死在南京任上，享年六十



一岁。忠襄公买了一副楠木棺材，下垫棉絮，上盖丝棉被，高祖父躺在里面，足穿朝靴，身着一品服色，头带乌纱，双眼闭着，再也不能闪烁智慧的光芒，身边没有贵重殉葬品。忠襄公扶柩出京，慈禧送了一副霞帔，红色缎面，金线刺绣了几条四爪龙，将棺木全部覆盖。棺木放在湖南长沙坪塘的墓穴，用混和着熟糯米的三合土掩埋，坚如磐石。墓碑两米多高，墓前站着石人石马，日夜守护着老人的亡灵。

（曾宪衡 文，原载《书屋》1995 年第 1 期）

湘学复兴导师邓湘皋

《南村草堂诗抄》漫笔

“邓湘皋为湘学复兴导师”，这个称号始见于梁启超的《说方志》（《饮冰室合集》卷四十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也一再提到，如：“彼全谢山（祖望）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显鹤）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於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於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进一步肯定了邓湘皋在湘学中的地位。

清代在嘉庆末与道、咸间，湖南很集中地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一直延续到后来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著名人物的成批涌现，都不是偶然的。

就学术而言，也是自王船山之后最辉煌灿烂的时期。其最著者如已列入国家和省的